



# 司徒乃鍾： 闊別25載再畫香港 意正濃

在司徒乃鍾的畫卷中，銅鑼灣天后廟旁邊的海灣裡，首尾相接的烏篷船，烏泱烏泱地擠在一起，大船桅杆上，紅黃相間的旗子艷麗熱鬧，不遠處的岸上，比肩而立的高樓大廈，屏風一樣密不透風……8月20日，司徒乃鍾《藝海鍾情》個人繪畫展覽將在香港中環大會堂舉行。這位出身藝術世家的本港知名畫家，將用他過去17年所繪作品，回應那些呵斥香港沒好地方寫生的本土藝術家，「我要用事實告訴他們，香港原來如此多嬌。」

當然，他更想看看自己的畫筆能感動多少香港人。這麼多年來，他的藝術夢想一直牢牢維繫在「香港」這條船上。他說，風雨同舟，香港人同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身為嶺南畫派大師司徒奇的爱子，司徒乃鍾自幼便隨父親在香港讀書學畫，16歲時曾獲全港聖公會繪畫比賽首名獎，18歲即成為香港美術會會員。少年得志的他，此後負笈加拿大深造。

## 筆下香港心中記憶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25年，也成了加拿大中國畫創作的開荒牛」。1997年父親司徒奇的去逝，讓44歲的司徒乃鍾返回香港多次。在為父親準備離世遺作展覽期間，他見縫插針地抽出時間跑去香港的街頭巷尾寫生，尋找自己兒時的回憶。

1998年，司徒乃鍾正式回到香港。「我覺得我像是一棵樹，加拿大的土壤已經不夠肥沃，我要回家，回到土壤肥沃的祖國，留在屬於我的那塊土地上繼續生根發芽。」但在金融海嘯最殘酷的節點回到香港謀發展，司徒乃鍾坦言，這需要十足的勇氣。

正式背起行囊回到香港，正逢全港的公眾假期。香港有一批藝術家聽聞司徒乃鍾回來了，便邀約他一起前往廣西桂林寫生。司徒乃鍾卻沒有應聲說好，反問了一句為何不在香港寫生？當時那一批藝術家的回答都大同小異。總而言之，香港在他們眼中是一個沒有雲海山水的地方，沒有什麼好地方可以寫生。

不以為然的司徒乃鍾並未做辯論，他只是用腳丈量着香港大大小小的角落，用眼睛細細觀察香港的草木村落。高樓、大廈、維港、古廟、大屋、漁村……年少時的記憶和眼前的香港，對照又抽離，時空穿梭光影變幻，虛實之間，蒙太奇一樣的景象，終於讓畫家找到了自己心裡的香港。在一幅題為《上水人家烹茶聽蟬聲》的畫中，紅白藍的塑料布遮蓋的一方屋簷之下，魚籃、提籃、柴火等家雜堆放散亂，茂盛的竹枝風中搖曳，開



司徒乃鍾在香港北角荳蔻書院內展示自己的「土、木」調色。



司徒乃鍾在廣州的工作室，平時的巨幅創作都在廣州完成。（司徒乃鍾提供）



在蔓籬上紫色、白色的花，在籬笆上攀爬，一派祥和寧靜的漁家院落。在另一幅名為《新界西貢坳屋蝶來圖》的畫中，歷經風雨侵蝕的老屋，滄桑靜默，屋前散落的磚塊，歪倒的木樁，停靠的單車，無不訴說着一段逝去時光。

「在加拿大生活了25年之後，再回香港，來畫香港，情緒剛剛好。」

## 華洋雜處和諧共生

司徒乃鍾也意識到，如果他年少的時候沒有走出去，他永遠也畫不出自己對於香港現在的感情。走出去再回來，更容易看清楚自己是誰，也更容易看出香港的別致之處。這也讓他畫筆下的香港，有了更特別的一份人情味。

有一個小插曲，司徒乃鍾去加拿大半年後在一個畫室學習繪畫，一個老師無心地問了一句：「Nigel（司徒乃鍾英文名），你來我們這學什麼，你的中國還不夠你學

麼？」就是這個簡單不過的問題，卻讓司徒乃鍾的大腦空白了一兩分鐘。窮窘的狀態下，他啞口無言。在那之後的很長時間，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古人有云：「不恨見不到古人，只怕古人見不到。」這句話一直激勵着他，亦是如此，香港題材也成為他筆下的最熟悉的場景。

他說他一直在思考：華洋雜處的香港，光亮的玻璃幕牆、冷峻的金屬外框，星羅棋佈的幾何建築，該如何用中國傳統繪畫技法來表現？與此同時，街角盛放的鳳凰花，高大挺拔的木棉樹，還有遍佈香港一樹一樹的紫荊花，又該如何排佈期與之和諧共生？

類似這樣的問題，他每天都在思索和摸索。在採訪快要結束的時候，這個儒雅沉靜的畫家說，他要用一紙空白，畫出精彩的香港世事示範給外界，讓大家感知，作為一個香港畫家應該要有怎樣的責任和使命。

## 畫作一： 《大坑虎豹別墅清拆在即》

搶在清拆前 用畫筆描繪兒時的香港

對於自己的創作，司徒乃鍾如數家珍。一幅《大坑虎豹別墅清拆在即》，描繪了他少年時期玩耍的勝地。司徒乃鍾一點也不掩飾自己的情感，他寫風景就是為了留住那些日益消失的事物，他對「怕不見」有着太多的隱憂。

當他聽聞大坑虎豹別墅要拆，他便立馬寫郵件給別墅附近真光女子中學的校長，懇求校長借助一個天台供自己寫生。當時的校長非常爽快地給司徒乃鍾和他的學生們騰出了視野最好的天台，讓他們寫生一天。

憶及往事，司徒乃鍾顯露出可愛的一面。小時候的司徒乃鍾經常去別墅附近玩耍，許多兒時的記憶仍舊清晰。同時，他對那天學校食堂的午餐也記憶猶新。在校長的盛情邀請和陪伴下，那日的午餐他們吃得愉快極了，下午的寫生也順利極了。

如今再看着畫中的別墅，司徒乃鍾很容易就回憶起兒時玩耍的一些場景，但是看上一會也容易感傷，畢竟這些景象早已不復存在。不一會兒，司徒乃鍾平復過來。不用說他在暗自慶幸，自己的畫筆搶在了拆遷前，留住了那一抹記憶的色彩。

和記者分享自己畫作背後的故事，這讓一直忙於創作的司徒乃鍾偷得浮生半日閒。要說的實在有太多，每一幅作品後面都有自己濃縮的情感。



畫作《大坑虎豹別墅清拆在即》

## 畫作二： 《新界西貢坳屋蝶來圖》

在籬笆外靜看老屋 惋惜今人情感不如草木深

談及《新界西貢坳屋蝶來圖》這幅創作，那是在2009年的新春，西貢的紅棉花都快凋謝了，司徒乃鍾和學生們一起跑去西貢寫生。他在無意中發現了一座倒塌，且沒有門窗的屋子。那一瞬間，關於這座廢棄的老屋，司徒乃鍾的腦海中突然出現了好多的畫面，天馬行空的想像一直停不下來。

他就靜靜地站在了這所老屋的籬笆外，幻想着幾十年前這座老屋應有的景象。從房屋的框架和斑駁的牆壁來看，這座房子一定繁華過。

司徒乃鍾在幻想這房子的主人，風光時接受四方來客的恭維，門前也定是車水馬龍。可如今，人去樓空。鄰居家的垃圾還堆放在老屋的正門前，然而籬笆上的牽牛花，以及院落裡飛舞着的黃蝶，卻比人更有情有義。不管老屋景象如何，每年還是會如期地到來，為落敗廢棄的老屋帶來一點生機，裝飾一點色彩，給予老屋最後一點問候。

這些景象看在司徒乃鍾眼中，卻疼在他心中。現如今的香港人，在司徒乃鍾認為，情感還不如草木深。香港人是時候要反思自己的情感了。

畫作《新界西貢坳屋蝶來圖》



## 畫作三： 《大足歸來系列之（一）滅妖》



畫作《大足歸來系列之（一）滅妖》

### 滿世界的貪念，司徒乃鍾決心「滅妖」

翻到《大足歸來系列之（一）滅妖》，司徒乃鍾的歡喜中還透着一絲「孩子王」的得意。

去年他前往重慶大足寫生，早上還沉浸南宋的石刻史詩中感受臥佛、觀音、冥王、三頭六臂妖怪的神話。晚上回到香港家中，看到報紙上的新聞，虛假騙人的信息不在少數。一個「貪」字出現在腦海，這引發了司徒乃鍾對於城市中源源不斷的罪惡思考。作為一個藝術家，深感自己無權無力去與世人周旋，但好在還有毛筆一支。於是他不顧連日飛行、寫生的疲憊，奮起身來拿起畫筆，洋洋灑灑地畫下自己的感慨，他給自己的這個創作取名為《滅妖》。

在創作的過程中，他突發奇想把自己變成滅妖使者融入畫卷，終於等到太太外出歸來，他便迫不及待讓她拿着iPad為自己拍好每個角度的大頭照，直至拍出了自己最喜歡的側面照才罷休。在創作「滅妖」的過程中司徒乃鍾孩子氣地把iPad這個極具現代的元素變身為自己的「滅妖法寶」，寫進畫中，而手中的毛筆也是他最有力的法寶。

這系列的巨幅創作，司徒乃鍾毫不客氣地說來，是對香港社會現狀的當頭一棒。他同時也坦言，借助自己有力的筆墨會「滅妖再滅妖」。在藝術方面，司徒乃鍾也寄言自己，把自己所學所想所感都放在這幅畫中——「這張畫就是我司徒乃鍾的。我非常期待一個畫出中外古今工藝又能自成一派的司徒乃鍾。」